

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历史系大批判组

一九六九年，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各族人民在“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胜利，欢庆建国二十周年的时候，叛徒、卖国贼林彪却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搬用极端反动的儒家语言，给他的死党写下了一个条幅，叫嚷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林彪到底鼓吹什么样的“德”？反对什么样的“力”？尽管他装腔作势，含言不露，但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有关的历史和现实稍加剖析，就不难看出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

所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意思是说：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这句话原出自《尚书》，是战国中期反动的孔孟信徒、复古主义顽固派赵良引用来攻击法家的代表商鞅及其变法活动的（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这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尖锐斗争的产物，是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复辟尖锐斗争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正是秦国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商鞅提出了“不循礼”、“不法古”等进步论点，冲破了奴隶主贵族势力的重重阻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坏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置郡县”；“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保证贵族世袭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等等，这一切为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商鞅在秦国任相十年，他的变革措施狠狠地打击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因而遭到了他们的拼死反抗。所谓“宗室贵戚”“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正说明了当时变法与反变法、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面对反动派的种种挑战与围攻，商鞅毅然用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集团。他刑公子虔，黥公孙贾，杀旧贵族祝欢，并在咸阳附近渭水边上，镇压了一批胆敢破坏变法的顽固派，为新法的顺利推行闯开了道路，为其后秦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赵良，搬出了孔孟的陈腐说教，对商鞅进行威胁和引诱，所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赵良还恫吓说：若要坚持变法，你商鞅的生命就“危若朝露”，秦国之亡“可翘足而待”等等，妄图迫使商鞅放弃革命暴力，放弃变法主张，以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利益。很明显，“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提出，正是腐朽的反动的势力对革命力量的一种进攻，是妄图拉历史车轮倒退的极端反动的信条。商鞅坚持变法，反动没落的奴

隶主阶级，在威胁引诱的同时，积极准备反革命政变。不久，以公子虔为首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利用秦孝公之死和秦惠王的上台，重新掌握了政权，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并“灭商君之家”。这种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本身就是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谬论的反动性、虚伪性的有力揭露。

事情相隔已经二千多年了，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为什么如获至宝地端出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一套？他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鲁迅在揭露那些反革命顽固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林彪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顽固派，就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屠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决不是偶然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震撼了全世界，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沉重地打击了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摧毁了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进一步扩大了阵地，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面临着灭顶之灾，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反革命心情了。他迫不及待地捡起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块破烂，用以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这就是林彪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实质所在。

二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欺骗。”孔孟儒家以及历代反动统治者，为了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们无不肆宣扬所谓“德治”、“仁政”。早在两千多年前，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孔老二就高唱“为政以德”。什么是“为政以德”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十分清楚，这并不是对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施行什么“德政”，而是只施“礼”于大小奴隶主贵族，对待劳动人民却只能用刑罚。孔丘的“为政以德”还有另一种妙用，这就是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政令和刑罚只能惩治于人民“犯上作乱”之后，而“德治”、“礼制”却能麻痹人民，防患于未然。可见，孔孟的所谓“德”，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唐代的正统道学家韩愈是很懂这种妙用的，他说：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之道，在于作统治者；小人之道，在于生产劳动，养活统治者。“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真是凶相毕露！独夫民贼蒋介石一面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面鼓吹尊孔读经，宣扬什么

“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提倡剥削阶级旧道德，从根本上“铲除”共产主义。所谓“仁政”、“德治”、“恃德者昌”，其实不过是反动统治者的“威之以刑”，“德威兼施”，“宽猛相济”，即以反革命暴力镇压为主，把欺骗与镇压结合起来的反革命两手的统治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对一个阶级是“仁政”、“德治”；对另一个阶级来说，就必然是“不仁之政”，“无德之治”，这是简单而又十分深刻的真理！

叛徒林彪叫嚷“恃德者昌”，那么他所恃的“德”，到底是什么货色呢？《“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就是它的最好的注脚。

林彪叫嚷“恃德者昌”，就是要把过去“受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以便组织他们反革命的“基本队伍”，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

林彪叫嚷“恃德者昌”，就是要把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他肆意诬蔑和诽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诬蔑成“停滞不前”，“缺吃少穿”，“国富民穷”等等，为被无产阶级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鸣冤叫屈。很清楚，林彪要行的“德治”、“仁政”，就是要“改变条件”，最根本的是“占有制改善”，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地主资产阶级私有制，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以实现其“克己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林彪叫嚷“恃德者昌”，把我党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所进行的反修斗争，诬蔑为什么“整”人，攻击我们对赫鲁晓夫“骂绝了”，对苏修特务走狗王明“斗绝了”，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做绝了”。因此，林彪要行的“德治”、“仁政”，就是卖国投降，妄图通过“秘密谈判”，“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在苏修的“核保护伞”下，当苏修的儿皇帝。

总之，林彪叫嚷“恃德者昌”，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孔孟的“德”、“仁义”、“忠恕”等等反动思想来篡改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这充分暴露了林彪这一叛徒、卖国贼的嘴脸。

三

林彪一面以“恃德者昌”，肆意美化剥削阶级的所谓“仁政”、“德治”，为扶植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制造反革命舆论；另方面又以“恃力者亡”，指责商鞅变法，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专制”、“独裁”、“执秦始皇之法”等等，用心极其恶毒。

如何看待革命暴力？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恩格斯在驳斥杜林把暴力说成“是绝对的坏事”时明确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

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商鞅变法，正是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运用自己的暴力，力图摧毁没落奴隶主贵族那种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一次重大实践，借以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开辟道路。商鞅及其变法的不足之处，也正是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使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而只能是从上而下地进行变法。商鞅及其变法，绝非什么“恃力者亡”，而正是恃力不足，最后导致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复辟，这是十分清楚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质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秦始皇焚的是私藏于民间的、反动儒生据以“是古非今”、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儒家经典；坑的是死心塌地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孔孟之儒。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确立之后，必须在政治上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强化本阶级对已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专政。“焚书坑儒”绝非出于法家和秦始皇的“残暴”，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法家和秦始皇在当时对这一点有所认识，并且采取了果断措施，这并不是他们的“历史罪过”，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待暴力问题，从来是进行认真的阶级分析，根据暴力不同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作用，严格区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拥护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而修正主义者则总是混淆暴力的不同性质，借口所谓反对暴力来反对革命暴力，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如此仇视革命暴力，重弹“恃力者亡”的老调，恰好证明他是背弃革命、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

叫嚣所谓“恃力者亡”，是反动派惯用的一种卑劣伎俩。他们反对暴力是假，反对革命暴力、行反革命暴力是真。历史上一切叫嚷“恃力者亡”，空谈什么反对暴力的反动分子，恰恰是死死抓住反革命暴力不放的刽子手。林彪的老祖宗孔老二就是一个典型。他不是满口“仁义道德”、高谈什么“为政以德”，“焉用杀”吗？可是他上台仅七天，就惨杀了法家的先驱、革新派著名人士少正卯。自称是孔老二的学生曾子的后裔、并以卫道士自居的曾国藩，每日哼着孔孟的“仁义”、“忠恕”之道，可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对革命人民却“杀之惟恐不速”，先后屠杀太平军战士达数十万人。独夫民贼蒋介石满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他对待革命人民的反革命原则，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是一个滥用反革命暴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历代反动派使用反革命暴力的血腥罪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吭半个不字，惟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商鞅变法却喋喋不休，叫嚷什么“恃力者亡”，加以恶毒的攻击和咒骂。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是极端仇视革命暴力，拥护反革命暴力的反动派。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林彪叫嚷“恃力者亡”，实质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一面叫嚷“恃力者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却“念念不忘”他所“习惯”的那个“镇压之权”，妄图使用反革命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专政。他们的那么《“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计划就是铁证。在这个罪恶计划里，这个叛徒、卖国贼竟然妄图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疯狂叫嚣什么：要用“暴力突变”去夺取“未来的政权”，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林彪用自己的反

革命实践，戳穿了自己布下的骗局，他是要以反革命暴力反对革命暴力。他搬用反动儒家的语言，叫嚷什么“恃力者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落得个粉身碎骨，彻底灭亡的下场。

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的小丑赵良和林彪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其实都是代表着垂死的反动势力，向新兴的革命势力的一种反扑。他们打着攻击“暴力”、颂扬“德政”的幌子，称颂反革命暴力为“有道”，反革命专政为“德政”；咒骂革命暴力为“不仁”，革命专政为“独裁”，这恰好证明所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证明不断强化革命暴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专政就是独裁，是“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在阶级社会里，不是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的独裁，就是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独裁，二者必居其一。当年，商鞅、秦始皇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独裁，代表着社会的前进，应予肯定，而孔孟、赵良之流要复辟奴隶主阶级的独裁，代表着社会的倒退，必须谴责！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它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小撮反动派的专政，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历史的必然。而林彪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捡起孔孟的破烂，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不仁”、“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无产阶级从来光明正大，从来不隐瞒自己专政的阶级实质，公开宣告他是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无产阶级就是要给以坚决无情的打击。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亿万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紧紧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地主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击败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形势大好。但是，失败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只要我们稍一放松警惕，它们就会卷土重来，修正主义黑线就会回潮。最近一段时期，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又刮起了一阵阵诬蔑、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攻击革命样板戏，鼓吹资产阶级的文艺等妖风，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反映，其目的是企图削弱和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奋起反击，坚决批判。

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中的继续”，它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地主资产阶级就会复辟，人民就要遭殃。不管反动派如何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我们的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包括林彪在内的一切反动派，决不施仁政，这就是我们的结论。